

我的童年有着特别美好而温暖的记忆。我有一位慈祥的老祖母。她有一头漂亮的银发,常拄着拐棍,倚在门口向人们极善良地微笑着。

她称呼我为“大孙子”。后来我远行上大学了,她便日夜将我思念。

她一辈子未走出三里方圆的地方,所以根本不知道三里外还有一个宽广无垠的大世界。

她认为,这个世界除了她看见的那块地方外,大概还有一处,而凡出门的人都一律是到那一处去的。

因此,她守在大路口,等待从那地方归来的人。

一日,她终于等到一位军人,于是便向人家打听:“你见到我大孙子了吗?”

母亲对我的爱是本能的,绝对的。她似乎没有任何食欲,我从来也没有见过她对哪一种食品有特别的欲望,她总是默默地先紧孩子们享用,剩下的,她随便吃一点。

父亲的文化纯粹是自学的,谈不上系统,但他又几乎是一个哲人。

一次,我跑到八里外的一个地方看电影,深夜归,已饿得不成样子了,但又懒得生火烧饭去。父亲便坐起身,披件衣服对我说:“如果

## 童年

□曹文轩



想吃,就生火去做,哪怕柴草在三里外堆着,也应去抱回来。”

就在那天晚上,他奠定了我一生积极的生活态度。

还有那片独一无二的土地,也给了我无限的情趣和恩泽。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水乡。我是在“吱吱呀呀”的摇橹声中,在渔人“劈劈啪啪”的踩板(催促鱼鹰入水)声中,在老式水车的“泼刺泼刺”的水声中长大的。

我的灵魂永远不会干燥,因为当我睁开眼睛时,一眼瞧见的就是一片大水。在我的脑海里所记存着的故事,其中大半与水相关。水对我的价值绝非仅仅是生物意义上的,它参与了我之性格,我之脾气,我之人生观,我之美学情调的构造。

这一切,使我的“舞文弄墨”成为可能。苦难给了我幻想的翅膀。我用幻想去弥补我的缺憾和空白,用幻想去编织明天的花环,用幻想去安慰自己,壮大自己,发达自己。

苦难给了我透彻的人生经验,并给我的性格注进了坚韧。

祖母、父亲和母亲给我仁爱之心,使我从不知道何谓仇恨。我从未抓住不放地仇恨过任何人。我始终觉得世界是善良的,尽管我常常看到恶的肆虐。

那片土地给了我灵气、题材、主题和故事。开门可见的水,湿润了我的笔,使我能永远亲昵一种清新的风格。

## 城市笔记

## 朋友在哪里

□任人

小赵上周五晚上就送去奶奶家了,小赵、小王夫妻俩周六结结实实睡到了中午——这还不想起呢!俩人躺在被窝里,算计这顿“早午餐”吃什么。小赵想吃炖肉,小王想吃炸鸡,正说得口水横流,小王接了个电话,翻身下床笑嘻嘻宣布:好闺蜜约我逛街!我外头吃啦,你自己在家的付点……别不高兴呀,晚上给你带好吃的回来!

小赵也高兴起来:媳妇不在家,就没人管他玩游戏了!小王还在对着化妆镜比划,小赵已经连发好几条微信快速“攒人”了——大吉大利,周六吃鸡?在不在线,玩游戏不?……一番忙碌后,他得到的回复如出一辙:没时间,忙着呢,你怎么才说啊?下次再约!

连连碰壁后,他仔细琢磨:这些“没时间”的人都有娃,找单身的朋友一起玩!没想到,单位未婚同事、资深游戏玩家老黄接到他的邀请电话后,轻飘飘地拒绝了,话里话外都透着一股“我不玩手机游戏”的鄙视感。

放下电话,小赵莫名觉得脸上火辣辣的,吃着外卖零食,看了一下电视,他越想越生气,自己跑出去找个路边摊吃串喝酒。发在朋友圈里的照片收到了几十个点赞,就是没人说一句:兄弟,我陪你!到最后,还是媳妇小王来找他。小王埋怨他:好端端个周末,你抽什么风?小赵也平静多了:有朋友约,你就出去玩,可我,连个朋友都没有。

“结婚时给你帮忙的,不是朋友?”“朋友圈给你点赞的,不是朋友?”“一起去自驾野营的,不是朋友?”面对小王的连连发问,小赵连连摇头说,过去的朋友现在都淡了,微信“朋友”相见不如怀念,一起拖家带口出去玩的何尝是你我的朋友,分明是咱家宝宝的家长的家长!小赵越说越沮丧:你说,我不是人缘不行?

小王想了想说,人和人相聚则为“朋”,心与心相知才是“友”。就像今天,其实是闺蜜心里不顺,要我陪她聊天,我当然要去;可你是需要别人陪你玩,不是感情交流,只是时间付出,别人当然可以拒绝你。小赵皱眉:“照你这么说不,都得是像你们女孩子一样整天讲心事才能做朋友,大男人就交不到朋友了吗?”

小王揽过小赵的头,脸贴脸地小声道:“所以你还有我嘛,你对我讲心事我也会听的呀!夫妻难道不是世界上最亲密的朋友吗?再说我们还有宝宝,你多陪宝宝说话玩耍,真心地爱护、理解他,等他长大了,就会是爸爸最好最好的朋友了……”

## 经典阅读

## 冬天的味儿好像特别耐咀嚼

□茅盾



诗人们对于四季的感想大概颇不同罢。一般地说来,则为“游春”“消夏”“悲秋”——冬呢,我可想不出适当的字眼来了,总之,诗人们对于“冬”好像不大怀好感,于“秋”则已“悲”了,更何况“秋”后的“冬”!

所以诗人在冬夜,只合围炉话旧,这就有点近于“蛰伏”了。幸而冬天有雪,给诗人们添了诗料。甚而至于踏雪寻梅,此时的诗人俨然又是活动家。不过梅花开放的时候,其实“冬”已过完,早又是“春”了。

我不是诗人,对于一年四季无所偏憎。但寒暑数十易而后,我也渐渐辨出了四季的味道。我就觉得冬天的味儿好像特别耐咀嚼。

因为冬天曾经在三个不同的时期给我三种不同的印象。

十一二岁的时候,我觉得冬天是又好又不好。大人们定要我穿了许多衣服,弄得我动作迟笨,这是我不满意冬天的地方。然而野外的茅草都已枯黄,正好“放野火”,我又得感谢“冬”了。

在都市里生长的孩子是可怜的,他们只看见灰色的马路,从没见过整片的一望无际的大草地。他们即使到公园里看见了比较广大的草地,然而那是细曲得像狗毛一样的草皮,枯黄了时更加难看,不用说,他们万万想不到这是可以放起火来烧的。

在乡下,可不同了。照例到了冬天,野外全是灰黄色的枯草,又高又密,脚踏下去簌簌地响,有时没到你的腿弯上。是这样的草——大草地,就可以放火烧。我们都脱了长衣,划一根火柴,那满地的枯草就毕剥毕剥烧起来了。

狂风着地卷去,那些草就像发狂似的腾腾地叫着,夹着白烟一片红火焰就像一个舌头似的会一下子把大片的枯草舐光。

有时我们站在上风头,那就跟着火头跑;有时故意站在下风,看着那烈焰像潮水样涌过来,涌过来,于是我们大声笑着嚷着在火焰

中间跳,一转眼,那火焰的波浪已经上前去了,于是我们就又追上去送它。

这些草地中,往往有浮屠的棺木或者骨殖髻,火势逼近了那棺木时,我们的最紧张的时刻就来了。我们就来一个“包抄”,扑到火线里一阵滚,收熄了我们放的火。这时候我们便感到了克服敌人那样的快乐。

二十以后成了“都市人”,这“放野火”的趣味不能再有了,然而穿衣服的多少也不再受人干涉了,这时我对于冬,理应无憎亦无爱了罢,可是冬天却开始给我一点好印象。

二十几岁的我是只要睡眠四个钟头就够了的,我照例五点钟一定醒了;这时候,被窝是暖烘烘的,人是神清气爽的,而又大家都在黑甜乡,静得很,没有声音来打扰我,这时候,躲在那里让思想像野马一般飞跑,爱到哪里就到哪里,想够了时,顶天亮起身,我仿佛已经背着人,不声不响自由自在做完了一件事,也感得一种愉快。

那时候,我把“冬”和春夏秋比较起来,觉得“冬”是不干涉人的,她不像春天那样逼人困倦,也不像夏天那样使得我上床的时候弄堂里还有人高唱《孟姜女》,而在我起身以前却又又是满弄堂的洗马桶的声音,直没有片刻的安静,而也不同于秋天。秋天是苍蝇蚊虫的世界,而也是疟疾光顾我的季节呵!

然而对于“冬”有恶感,则始于最近。拥着热被窝让思想跑野马那样的事,已经不高兴再做了,而又没有草地给我去“放野火”。何况近年来的冬天似乎一年比一年冷,我不得不自愿多穿点衣服,并且把窗门关紧。

不过我也理智地较为认识了“冬”。我知道“冬”毕竟是“冬”,摧残了许多嫩芽,在地面上造成恐怖;我又知道“冬”只不过是“冬”,北风和霜雪虽然凶猛,终不能永远的统治这大地。相反的,冬天的寒冷愈甚,就是冬的命运快要告终,“春”已在叩门。

“春”要到来的时候,一定先有“冬”。冷罢,更加冷罢,你这吓人的冬!

## 大家V微语

## 不死花

□赵宽宏

●墙角处的水泥地面裂开了一条不太长的口子,口子里竟精神饱满地冒出一抹殷红的细芽来。两三个月后,这细芽长大并兴奋地开出小喇叭花来——它原来是太阳花,学名半枝莲。

●它还有个俗名叫“不死花”,我们当地人也叫它“烂贱花”。半枝莲的花总是在日出后开放,然后在午后凋谢,如果是在阴天的话就一直到了傍晚才开始凋谢。因为它对生存环境要求不高,只要有一点点薄土、一丝丝水分,就可以让生命绽放出花朵。

●我忽然明白:烂贱原来是顽强!作为生命,生存的环境很多时候是无法选择的,因此只能随遇而安,尽量做到给点雨露就滋润,给点阳光就灿烂。

●烂贱原来是顽强,其实是古人早就说过的了,只是说得非常含蓄且富有诗意: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。

## 我的父亲母亲

## 第一次抱母亲

□吴根

母亲病了,住在医院里。我们兄弟姐妹轮流去守护。轮到我的那天,护士进来换床单,叫母亲起来。母亲病得不轻,转身下床很吃力,我赶紧说:“妈,您别动,我来抱您。”

我左手揽住母亲的脖子,右手揽住母亲的腿弯,使劲儿一抱。没想到母亲轻轻的,我用力过猛,差点仰面摔倒。

护士在后面托了我一把,责怪说:“你使那么大劲儿干什么?”我说:“我没想到我妈这么轻。”护士问:“你以为你妈有多重?”我说:“我以为我妈有100多斤。”母亲说:“我这一生,最重的时候只有89斤。”

母亲竟然这么轻,我心里很难过。护士说:“亏你和你妈生活了几十年,眼力这么差。”我说:“如果你跟我妈生活几十年,你也会看不准的。”

在我的记忆中,母亲总是手里拉着我,背上背着妹妹,肩上再挑100多斤重的担子翻山越岭。这样年复一年,直到我们长大。我们长大后,可以干活了,但逢有重担,母亲总让我们放下,让她来挑。我一直以为母亲力大无穷,没想到她是用80多斤的身体,去承受那么重的担子。

我愧疚地望着母亲那瘦小的脸。护士也动情地说:“大妈,您真了不起。”母亲笑了笑说:“提那些事干什么?哪个母亲不是这样过来的?”护士把旧床单拿走,铺上新床单,又很小心地把边边角角拉平,然后回头吩咐我:“把大妈放上去吧,轻一点儿。”

我突发奇想地说:“妈,您把我从小抱到大,我还没有好好抱过您一回呢。让我抱您入睡吧。”母亲说:“快把我放下,别让人笑话。”护士说:“大妈,您就让他抱一回吧。”母亲这才没有作声。

我坐在床沿上,把母亲抱在怀里,就像小时候母亲抱我那样。为了让母亲容易入睡,我将她轻轻地摇动。护士不忍离去,静静地站在边上看。母亲终于闭上了眼睛。我以为母亲睡着了,准备把她放到床上去。可是,我忽然看见,有两行泪水从母亲的眼角流出来。